



慎
夏
漫
筆

頁

1曾5
93
45





曾 5
門 93
號 4
卷

慎夏漫筆卷四

江都西島長孫元齡

齊東野語云陸游務觀嚴郡守也在郡最久富文藻且有
惠政然亦處人倫之變初娶唐氏閔之女於母夫人為姑
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既出未忍絕之則為別館時時
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不得隱竟絕之後唐改
適同郡子趙士程嘗以春日出遊於禹跡寺南之沈園唐
以謂趙遣置酒餚翁悵然久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
實紹興己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每入城必登寺眺望
不能勝情嘗賦一絕云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

慎夏漫筆

卷四

一



世夏... 卷四
綿此身行作替山土猶吊遺跡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
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
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興壬子復有詩序
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闕壁間
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
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
壞壁醉題簾漠漠斷雲幽夢事忙忙年來妄念消除盡回
首蒲龕一炷香至開禧乙丑歲暮又夢遊沈園作兩絕句
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內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
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王

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其鍾情如此孫按公年
八十四有春遊詩云沈家園裏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
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明年公沒然則公之
悵惋闔棺而止其鍾情一何已甚朱文公所謂其跡甚近
者是耶公又有夏夜舟中聞水鳥聲甚哀若曰姑惡感而
作詩云女生歲深閨未省窺牆藩上車移所天父母爲它
門妾身雖甚愚亦知君姑尊下牀頭雞鳴梳髻著襦裙堂
上奉灑掃厨中具盤飧青青摘葵菹恨不美熊膳姑色少
不怡衣袂溼淚痕所冀妾生男庶幾姑弄孫此志竟蹉跎
薄命來讒言放棄不敢恨所悲孤大恩古路傍陂澤微雨

鬼火昏君聽姑惡聲無乃譴婦魂其餘有夜聞姑惡七言古詩集中言姑惡者最多陂塘烟重怨姑惡姑惡聲悲村已深夜夜溪邊姑惡聲蒲深姑惡哭姑惡獨何怨菰蒲聲若哭蒲葦姑惡最可哀衝雨飛鳴背人飛終夜厭姑惡經春無姊歸幽叢鳴姑惡舊樹號杜宇皆有悽惋之意況夜聞姑惡云學道當於萬事輕可憐力淺未忘情孤愁忽起不可耐風雨溪頭姑惡聲是其最致情者也公之忠憤臨終猶發於詩語而伉儷之情亦不可忘如是

再按清吳騫拜經樓詩話云陸放翁前室改適趙某事載後村詩話及齊東野語殆好事者因其詩詞而傳會之野

語所敘歲月先後尤多參錯且詳玩詩詞中語意陸或別有所屬未必曾爲伉儷者正如玉階蟋蟀鬪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載劍南集而隨隱漫錄去前四句以爲驛卒女題壁放翁見之遂納爲妾皆不足信是亦爲公禦侮者畢竟公有不忘情何害其德如納驛卒女實如吳氏之辨抑思前室不忘可也數咏姑惡不可也妻子備而孝衰於親千古格言矣

又按耆舊續聞云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紅酥子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

裛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亭、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遣遺黃封酒果、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闕、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本來護之、今不復有矣、是當時所目擊、不可誣也、吳氏回護、不可信從、

邦人所謂懷劍、唐土謂之防身刀、宋書後廢帝紀或備身刀、同劉敬宣

傳 偶閱劉向說苑、又有陰刀、正諫篇是亦懷劍也、

明末歸化人陳元贊有句云、雪瘦猶留獅面目、蓋本于唐伯虎、伯虎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此即書云、月滿兔兒肥、見堯山堂外紀、
項羽滅秦、一時封十七王、而不免屯膏吝賞之咎、高祖即位所封、蕭曹故人耳、猶有豁達大度之譽、蓋項王印刻不忍與之、是其本性、其封諸王出于不得已之勢、所謂能毀千金壁、不能無失聲于破缶者、高祖則不然、

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季本解頤云、皇父與皇甫同、蓋氏也、不然則父當名、而宣王時既有皇父矣、一

家相承之世，豈應同名乎？凡稱氏而不名者，皆寵異之。如尹氏也。孫按後漢丁鴻傳，昔周室之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父正作甫，注家以為字者非是。

本邦姓氏多出干地名，賤姓西島亦以地者。唐山地名西島，余劣得二。唐方干詩題云：鏡湖西島言事寄陶校書。又元周權相逢吟云：酒闌起蓬，落月在西島是也。

字書：襦，短衣也。余云：侏儒衣也。從衣從儒，省人為襦耳。余住江上，扁舟往來，時有絲禽先舟飛翔如為鄉導者，欲為詩料，久之不得。後閱劍南集曰：畫橈常遣鷺前驅，白鷺雙飛導我前。白鷺飛如導，人歸鷺導船。鷺引釣船經荻浦。

一雙白鷺導我前，是古人獲我心者。

相傳諧歌者，流有雪中菴蓼。太平生極奢侈，食必用懸盤。

懸盤，食案之名。村夫齋束脩者，見其形勢之似貴者，必改其贄而

呈之云。按清江熙掃軌閑談云：牧翁錢家居時有門生

為江南大吏，一日來省，公佯稱病，延見於卧內，其自奉只

粥一盂，菜一碟。門生驚訝曰：先生何清苦如是耶？翁曰：我

食貧久矣，爾尚未之知耶？門生唯唯。翌日，餽以千金，一示

貧而得金，一眩富以得金。如蓼太姑置焉，顯仕如牧齋可

鄙也。宜矣。削髮納降，汗青史於後世矣。

紫芝園漫筆云：詩用自從字，或以為詩語。余按史記舜紀

曰自從窮蟬以至帝舜孫按讀書會意載二字一意三字一意條引漢書外戚傳云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是亦可証

海錄碎事唐衛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又云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爲漢聖凡精於一經一史人猶以聖稱之學者其可不勤乎

陳夏徵舒字子南是以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作名字也鄭公孫楚字子南可以見矣

呂子有子州友甫祖來翁以爲巢父人或疑余云不是異事趙策張孟談云夫董闕安於簡子之才臣也以是觀之

則子州友爲巢猶闕安於之爲安子又何怪之

北總真間鄉氏胡奈祠古來國歌所詠近世詩人或作氏胡詞以傳其事然人徒知氏胡之爲名而不知所以名之一日曝書偶閱東奧熊阪子彥西游紀行別錄有蝴蝶祠詩自注云即氏胡奈祠按氏胡奈胡蝶也今南部津輕之間呼胡蝶爲氏胡奈則知當時此女子以胡蝶自命也而先輩不知其然遂至刪奈字爲氏胡豈不悞乎余生乎千載之下而始得諸方言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幾是也子彥自贊太過然亦一異聞也記以待他日之考

長門茅原定茅窗漫錄云邦人指唐土動曰四百餘州豐

臣太閣答明朝書曰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然剖判以來至清朝之今日未聞分天下為四百餘州者按圖書編八二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監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類極少者也便明全書光武中興乃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國四百餘所李芳洲詩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詩話水滸傳一條捍棒等身齊打四百軍州都姓趙東見記引千歲寶掌和尚詩云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由是觀之自此等之言而上人口者耶然漢人不多言矣孫按周邠新月

詩嬋娟三五纔成魄散滿清光四百州見于宋詩紀事其佗不多見

泉南雜志云萬安橋即俗所謂洛陽橋在泉州蔡忠襄鳩工于皇祐五年訖嘉祐四年乃成灑水四十七道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糜金錢一千四百萬公自為記書字盈尺共一百三十五言分勒二石打碑聲時與江濤互答也俗傳公造此橋濤激難成檄江神得一醋字公曰廿一日酉時可合應時而成然記中初無此語其東有盤光橋僧道詢募資而建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較洛陽長四百餘尺濶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蓋以人重

也孫按簷曝雜記云泉州一府如通濟橋長八十餘丈順濟橋長一百五十餘丈大通長二百餘丈鎮安長三百餘丈盤光四百餘丈東洋四百三十餘丈灑水二百四十一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灑水三百六十二道然則泉之大橋不啻洛陽盤光也本邦大橋以三州矢矯爲最猶不過百二十餘丈如同州吉田江戶永代半之大國不可與也如此

清趙春沂君氏說云

阮元詁經精舍文集卷二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

辛卯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既曰尹氏不得不曲爲之說遂以爲天子之大夫而無解于外大夫不書卒之例

于是生出爲魯主一義何休注公羊又從而附會之以爲魯隱徃奔天子之喪與尹氏交接故加禮錄之試思魯公出境恒例必書若徃周奔喪經何以不書也且惟魯不奔喪故後此武氏子來求賻杜氏云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爲隱公罪則隱公實未徃周確有可據况天子之喪所謂同軌畢至者乃在七月而葬之時故昭三十年游吉之語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則天子之喪諸侯當送葬而無奔喪之禮何休所說非確論也但公羊又有譏世卿之說諸儒信之甚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立王子朝爲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

者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誌其爲譏也明季氏本更謂是
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
西河毛氏主其說祖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
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
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爲某氏者
其非尹氏可知已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
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剖竹爲簡以
漆書之藏度既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
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豕渡河之類是也君氏譌
爲尹氏亦此誼耳然則春秋之君氏何案左傳爲公故曰

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以君母而稱君
氏自是創例亦變例耳其何以創爲君氏也蓋隱公自居
于攝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所生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
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稱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
而書卒即後此姒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
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謚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即
夫人氏之誼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
子既成其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
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恒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
春秋惟適夫人有謚否則必子之爲君者聲子有謚矣安

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謚敬歸襄公之妾也而有謚他如列國則齊姜夷姜勵歸辰嬴非嫡也而皆有謚則知有謚無謚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于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諱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恒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孫嘗好西河書墨守鄭大夫尹氏之說今得趙氏說恍然自失按戰國策趙策君澤循之注一作尹鐸又昭公二十年左傳棠君尚謂其弟曰釋文云君或作尹君尹之字多誤如此然以君氏為尹氏

者恐公羊之妄撰耳

王敦放肆于色有諫之者開後閣驅諸妾一時放之人以歎異敦之豪舉實人之所不及然少恩如許所以謀叛也秦西巴之於鹿子可以喻大矣余嘗云一箇情字維持天地不然夫子覆醢延陵掛劍何有于世道哉夫子錄鄭衛詩以為人情不出飢渴牝牡之外存其詩者所以存人情也

鄭風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朱傳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按鳧史記作鴈是蓋從蘓氏之說而不從古注也古注以加為加豆可謂窘矣按楚辭哀時命云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贈繳而不能加。又說苑敬慎篇：鴻鵠冲天，豈不高哉？贈繳尚得加之，其以加為中，是亦可備其一證也。

劍南集云：百詩猶可想，歎息遂無傳。自注云：予山南雜詩百餘篇，舟行過雲灘，墜水中，至今以為恨。辛酉之春，比隣失火，余家當火道，一時為灰燼，就中最可惜者，七八年間詩稿為烏有。每懷悽惋，陸先生詩萬首，尚以為恨，陋劣如余，豈不歎恨乎？

張蠟宮詞云：日透珠簾見冕旒，六宮爭逐百花毬。回頭不覺君王去，已聽笙歌在遠樓。後村詩話李西臺早朝云：著衣香

重海棠風，人在瀛洲御苑東。將對赤墀班未定，井幹樓角

日先紅。

娛書堂詩話

二詩意味酷似，余好誦之，寔足見九重壯麗矣。

俗人云：白犬前世為人，唐土亦有此言。江鄰幾雜誌云：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塞主，妻為吳賊虜去，家中白犬頗馴擾，妻祝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為人，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過。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昔年余侍于冠山老侯，詩筵偶得春帆欲落窗，私心以為得實境。後讀堯山堂外紀云：邵文敬善畫工，碁詩亦有新

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樽
前人稱爲邵半江是亦古人先獲吾心者邵明人
因話錄云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
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兄弟太多意謂駱賓王是諸王
封號也余云浪華人細合半齋名離字麗王人稱爲合麗
王僻邑人恐爲諸王亦不可知今人或以侯王等字爲名
字似無忌憚矣又按能改漫錄云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
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
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
禁約依奏由是觀之古今流弊之不可改如是

查慎行號初白余久不得其說後讀拜經樓詩話得其說
喜而拈出于此云查悔餘內翰晚號初白老人蓋取東坡
僧卧一菴初白頭句也既得隙地于所居之西謀築初白
菴未果

詩話又云石獮生江南山谷蓋蛙之美者四足尤長皮若
蟾蜍而色紫多疱聲類犬吠故獮字從犬傍作昔人所謂
紫色蛙聲者殆指此與義興諸山尤多陳迦陵竹枝詞云
紅糟蒲醉蒸山獮銀縷如絲切柿狐攷穆希文蟬史山蛤
一曰南風蛤又曰石蜺生山谷中遇南風則出皆黑色瘕
磊兩肢甚長是邦俗所謂河鹿也其鳴清亮殊不類犬

吠河鹿名甚允，獮宜作蛤，音之誤。

又按顏氏家訓云：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然則紫色蛙聲二事也。吳說誤。

陔餘叢考云：趙高之竊權當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未及者也。余云：如是則高之志美則美矣，然已委贄而虐之，是弑其君也。豫讓之不臣于趙襄子，所以加于人一

等也。枉尺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也。雖望于高也，太過。吾輩講道者，亦不可不論也。

清潘耒遂初堂集云：天台五十五茅蓬，總在懸崖絕壁中。余謂本州久良岐郡永田村有物先和尚，稱為宿德，四方影從者，築小茅于溪間山腹，以便從學，凡百數云。是所謂茅蓬也。

俗字以桼為紅楓。按品字箋：桼，小杙，字典亦引類篇曰：小杙也。斷無紅葉之義。蓋紅楓者，樹之有色者，故云然耳。又品字箋云：披杉別名，凡樹木之有皮，無如杉者，故從皮也。俗字往往如是。

俗書圍作囿按清李調元卍齋瓌錄云囿川篇音窗孔穴也此俗書象形非古文蓋邦音韋井相近故作囿

瓌錄又云俗詈人老革不曉事按方言革老也南楚江湘之間代從原本今誤語也余按三國彭承傳老革荒悖可復

道邪裴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承罵備爲老革猶云老兵也李氏何不引之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

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按宋天和子善謹集云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

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瞶明慙而去由之觀之吟詩惱人者自古有之今西州人動吟詩頗有曲節然以已詩人前朗吟不免於矜伐之譏所宜誠也如魏明吾不知之郭功父詩可傳者最多著有青山集以余觀之七分來是詩坡公之言戲之耳

東坡志林云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都下有牛糞橋其名相似志林又云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

大咲曰此画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咲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按曾敏行獨醒雜志亦載此事以杜處士為馬正惠公然則辨正午牡丹者可謂具眼矣京人丸山應舉画睡猪邨夫見之以為死猪是画師之指南針也應舉事見石上宣續卯花園隨筆

志林又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疑耀云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從原本東坡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

薑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為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為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余云大抵古人不知茶之真味所謂團茶是當今之茶香耳焉知葉茶之美賣出其上今若用薑鹽不翅大異事不唾棄者幾希葉茶初于明世實可嘉賞余童年之時翁嫗等用茶筥攪茶碗起沫吃之今也乃亡陸友墨史云王湍以善墨名嘗為葉少蘊言物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再磨即不復見少蘊試之果然

孫按物類相感志云研墨出沫者用耳膜頭垢則散余亦試之如其言

范希文對牀夜話云蕭千巖德藻云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不可也老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而至破萬卷則抑揚上下何施不可非以萬卷之書爲詩也余云後生讀書不多強要有佳語所謂不持寸鐵鼓行詞場者故其語不過烟雲艸樹雖然以書爲詩者亦不可千巖之言可謂中作者之病竊謂以書爲詩固不可不以書爲詩亦未爲得初學之士與不以書爲詩寧以書爲詩豈不救弊之一端乎

老學菴筆記云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余按漁隱叢話云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苕溪漁隱曰蘓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乎噫嘻吾言夸矣皆用此語一噫嘻也或以爲驚異或以爲可鄙以坡公語證之似爲驚異之語

畫者大西圭齋云余師事宋然石學蘭三年因憶陸放翁梅花云五年作竹梢十年作梅枝九泉子廉子此語今誰知自註廉宣仲自言以五年之功作竹梢以十年之功作梅枝如圭齋可謂近之

論語堯曰篇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鄭汝諧論語意原云猶之與人也疑其文有闕語按是未解猶之之二字故云耳猶之字不為難解朱注所謂猶言均之也是也家語六本篇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晉語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注鈞同也合而觀之可得其義

周家父尹氏晉智伯趙孟猶本邦縉紳世稱某守某頭也

行旅歸家者飯之曰下馬飯出于郝京山孟子說解勸酒曰洗塵卮出于攬勝圖擲飲凡例以下馬飯對洗塵卮甚的

蝨蟲之最穢惡者然自甘蠅射之王猛捫之在王荊公之鬚則經御覽生徽宗御衣則賜琵琶蟲之名往往載于書藉不為不雅詩中用之者段成式云蝨暴妨歸夢蟲喧徹曙更禪月大師云衣裳老蝨多獼猴拾蝨夕陽中

國語齊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韋注周禮正月之朔鄉大夫受法于司徒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引之謹案鄭注周禮正月之吉日朔日此言正月之朔則指上旬而言非專指朔日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上旬為

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是其證又管子立
政篇曰孟春之朝季冬之夕正月之朔則朝非朔也孫按
王說是荀子禮論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月朝月初也
月夕月之末也是亦一證

南畝莠言云俵之字字書未有爲米苞名者按文獻通考
論唐宋和糴事曰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糴遂爲
軍餉儲邊一大事熙豐後始有結糴寄糴均糴俵糴博糴
兌糴等名何其多也此俵字應是俵散之義因是等言誤
有二俵二俵之名歟按吳自牧夢梁錄米市條云又有新
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

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是似以俵
爲米苞其實懸想耳畢竟本邦米苞宜謂之席囊獨醒
雜志云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
汝曹日啗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人對曰從臼子
裏出京大笑其一從傍應曰我見在席子裡出蓋京師運
米以席囊盛之故云席囊字頗奇

夕陽落盡之後餘光在西天不夜者俗謂之西明墨莊漫
錄云趙士挾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
高萬里風西紅即西明也

漫錄又云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

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遠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楊誠齋詩話云徽宗嘗問米某蘇軾書如何對曰畫黃庭堅書如何曰描卿書如何曰刷是書評之極允者余因云近人書如何對曰塗

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云公擇遂做人不愛處藏海詩話放翁用此語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

魏風伐檀詩初曰伐檀次曰伐輻伐輪是藏頭法也與幽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同初曰伐檀不知何用次曰伐輻伐輪因知伐檀為車猶在野在宇不

知為何物在之至蟋蟀入牀下知是蟋蟀矣朱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異名之說徐傲王應麟毛奇齡諸人辨其誤畢竟坐不覺為藏頭法耳孟子數用此法初曰平陸大夫次曰距心終曰孔距心初曰兼金一百次曰七十鎰五十鎰初曰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終曰百畝而徹學者宜潛心玩味

朝鮮朴齊家貞蕤稿畧有南瓜詩云群芳譜內失題咏然則以此詩為嚆矢又云不羨馳名五侯鯖笑看拾芥陳驚坐自註云俗稱南瓜為琥珀琥珀蓋以其色名琥珀名可拈出

明馮汝弼祐山雜記云余檢古人佳句云閑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靖甲辰余自太倉入覲偕僚輩坐天曹席龕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平平耳最後張洪齋云謾捲疎簾邀燕子清麗閑雅可愛因揭之東園廳中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閑鋤明月字本虛謾卷疎簾似太着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則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鋤月種梅實佳語也後之覓對者強效西施頰可鄙是南宋劉翰武子句誠齋詩話選當時佳句條中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舉一句而已余欲見其全篇久矣偶閱江湖集得全篇題曰種梅淒涼池館欲栖鴉采筆

無心賦落霞惆悵後庭風味薄自鋤明月種梅花後讀留青日札云我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酢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人之景情此句如是寔海日殘夜楓落吳江之類也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鄭瑗井觀瑣言云孔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九峯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其鳥名鷓其鼠名鼯沈約鮮卑傳亦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有山嶺或有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

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與鼠共處一穴相親如匹
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爲二山云鳥鼠山乃同穴之枝
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虜無得至者故蔡
氏信地志而疑孔說耳陸文量菽園雜記云鳥鼠同穴之
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爲二山名頗疑之後
訪陝西人云莊浪山中鳥鼠二物同穴而處遂爲雌雄行
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
之以類自爲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
彼螽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交蜈蚣多
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蟣名瑣蛄殼中必有一小蟹

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焦竑
續筆乘云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元兒鼠者形狀似鼠尾
若贅疣有鳥曰木周兒者形似雀色灰色常與元兒鼠同
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
誕此條又出兩山毛奇齡尚書廣聽錄云鳥鼠同穴是一
山而四字名者西傾朱圉鳥鼠是舉偏名導渭自鳥鼠同
穴是舉全名也爾雅鳥鼠同穴其鳥名鴉其鼠名鷄郭璞
曰鳥常在外鼠常在內共穴而居故其山以是得名此則
山川禽鳥共耳共目經文傳說可証可據而猶曰鳥鼠與
同穴是兩山則未免過強也中井氏七經雕題畧云導水

首句不可稱二山鳥鼠同穴必是一山矣畧言之惟稱鳥鼠耳非別有同穴一山也孔說似怪誕然以理推之亦非真鳥真鼠恐是鼯鼠蝙蝠之類此山多有焉視其飛而出入者則鳥也故有鳥鼠同穴之名耳其初由觀者之誤認也古昔類此者亦多鷹化為鳩螺贏負螟蛉之子何獨怪於鳥鼠同穴孫按得此數說以鳥鼠同穴為二山之誤可証然為二山者初于地志成于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鷓似鷓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是雖為二山而不疑鳥鼠同穴而居與孔傳同中

井氏為鼯鼠蝙蝠之類其說辨則辨殊不知窮荒異氣之所生不可謂無也其為真鼠真鳥注疏引釋鳥其餘如前文具出決非怪誕之言中井氏自信太過恐亦屬武斷觀者宜察焉

說苑反質篇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橋按橋即桔槔桔槔之狀似橋故名再按桔槔者橋之切音也家語食木多力而不治王肅注血氣不治誤大戴禮不治作拂然則不治者拂之切音也古書此類頗多曩所著日抄中粗言之故贅云

禮曰入國不驅今都下調馬遠騎之士雖郭中猶揚鞭策

可謂無忌憚矣。當其薄暮欲逮門之時，老稚之爲其蹄所毀傷，往往有之。清焦里堂雕菰樓集云：道上多豪客，揚鞭不問人，翻用不問馬之語，極妙。

老學菴筆記云：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爲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今島原侯祖，四世死國事，事具于藩翰譜，可謂希其比矣。

古人云：借書一啜，或作一癡，增至四癡。先儒往往辨之，余恐人或以借書爲癡，以貴其吝，更增幾個癡，故不憚其煩。具載諸說，朝野僉載云：唐鄭愔曾罵選人云：僕是吳癡漢。

即是公，惜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泊宅篇云：李濟翁曰：按王府親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借書一啜，還書二啜，嗤笑也。後人訛爲癡字，而增至四癡，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還四癡。皆濟翁云前輩又以癡爲甌，甌，酒器也。蓋云借書一甌，酒還之亦一甌，酒通作鴟。吳王取馬革，受子胥，沈之江。顏師古曰：即今之盛酒鴟夷。滕清波雜誌云：借書一甌，還書一甌，後訛爲癡，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

道驚及借人爲不孝，驚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春渚紀聞云：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鷓，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一癡。常疑不同，因於孫恆唐韻五之字韻中，瓶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鷓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先以酒醴通慙，慙借書皆用之耳。游宦紀聞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以一瓶，禮部韻云：瓶，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末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

鷓酒，肯借五車書。吳王取伍子胥屍，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鷓夷楹形。范蠡號鷓夷子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鷓夷。楊子雲酒箴：鷓夷滑誓，腹大如壺。師古曰：鷓夷，韋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鷓字本此。關居錄云：古稱借書一瓶，還書一瓶。當作瓦甗承其書卷。古書無方冊，恐其遺落耳。楊萬里薛季宣從孫元式假定本韓文詩云：校讎歆向君無愧，聊以新詩當一瓶。品字箋：瓶，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瓶，還書一瓶。今人誤以爲癡，遂云：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又一癡。夫借書公也，還書理也，誤瓶爲癡，而癡者信之，良

足嗤矣。

庾信詩夏淺却勝春，王荊公云綠陰幽草勝花時，陸放翁云茂陰清潤勝花時，又云從來夏淺勝春日，兒女紛紛豈得知，詩人意況今古一轍也。

唐詩馬首東來知是誰，陸放翁云江路迢迢馬首東，共本于左傳余馬首欲東，古人片言隻語亦有本領如是，趙翼簷曝雜記辨駁中庸朱注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改易數字其語數百言，可謂辨矣，然全用四書辨疑之說，非自其胸臆流出者，學者無騙惑，因拈出顧炎武抄書自序以自戒，曰自炎武十

一歲即授之

炎武之先人授之也

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

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昔哉言，余輩貪多者，不可不深戒矣，
國風抱布貿絲，說者以布為布，參印書，非論衡量知篇，抱布貿絲，交易有無，然則布麻葛絲蠶絲也，
墨莊漫錄云，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紉，謂之作

忌又芥隱筆記云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今俗庚申夜停針線亦忌作也

宋吳可著藏海詩話四庫全書提要云不詳其人履歷漁隱叢話詩人玉屑亦不及採錄則在宋代不甚顯然可之晚春絕句久膾炙人口墨莊漫錄撰近人絕句佳者云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自運如是其所說亦可知因漫錄知可之字思道可以備

他日之考

則天喜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即授都官郎中司刑事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行乃於圜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而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惧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從原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放超

按下文无
僧字疑衍

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二條共見于朝
野僉載夫改元重事猶且如是如意號年亦應不妄誕
嗚呼異哉

老人髮白者自上衰也脚軟者自下衰也自下者弱自上
者健梁峴崑四十髮盡白而壽至八十四余四十頰白五
十皤皤然夫人生不免襁褓固無論也未見白髮而沒亦
為不幸坡公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不
見白髮死朱新仲喜見白頭云種種年來漸滿簪兒童環
視語相驚故人太半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彈鑷不須
誇手熟著冠猶喜覺頭輕元無粉黛居間屋任爾星星易

數莖蔣復軒鑷白髮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髮到斑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山房隨筆諸公之言可
謂旋強人意也

張說奉和聖制途經華嶽云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生
即生熟之生印本唐詩選施國讀為生出之生誤矣
都下每連日風烈苦乏海物唐土亦然宋趙崇錡詩風緊
魚休市官貧飯帶沙

一少年有苦作詩不得費時日者余諭之云勿傷也是自
家物他日思詩必有自天外來者是為其地也四溟詩話
云李獻吉極苦思詩垂成如一二句弗工即棄之田深父

見而惜之獻吉曰是自家物終久還來是古人用意與余符合也又按明世說卷二田深父作何大復

嶺外代荅云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葉如槐輪困蔭穢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壟壟抱持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四時結子葉脫無時隨落隨生春時亦搖落滿地因悟柳宗元柳州二月云榕葉滿庭鶯亂啼蓋其木容易長大故從容

殺生之慘雖不別翔泳就中甚者屠鰻鱧也故貨之者往往有惡報唐土亦有之唐傅亮靈應錄云有人常燻鱧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擗髮而曳之其髻子

脫在手腦盡是鱧頭戢戢焉而卒

山本北山奚疑塾隨筆云文宣王之王非帝王之王諸侯王也元史文宗本紀封孔子妻鄆國夫人開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不封后而封夫人可見非帝王之王後世畫者畫帝王之冕服誤矣按宋史禮志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服冕服無別配享與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云云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于是增文宣王冕為十有二旒然則畫十二章服非後世畫者之誤也濬以為用天子冕旒之始尚待再考

三體詩注者圓至天隱詩僧也南濠詩話載其詩云月暗

花明掩竹房，輕寒脉脉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堯山堂外紀云：涂居士見訪，並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兩閑人，是可觀其一斑矣。當時大欣笑，隱圓至天隱道元覺隱號之三隱，亦見于外紀。

王若虛滹南詩話云：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若敎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醑醢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

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爲俞竒，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哲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麤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醑醢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王氏指摘極是。然用花比美丈夫，爲彭乘之說，說出于乘所著墨客揮犀，故云：吾叔淵材，淵材乘之叔也。惠洪用揮犀之文，不刪吾叔二字，可謂粗漏。王氏不覺吾叔二字，而謂惠洪乃節節歎賞，亦不免粗漏。畢竟用花比美丈夫，不矧于黃涪翁。猗覺寮雜記云：詩人論魯直醑醢云：露

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
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詩云謝郎
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
工再按王氏掇擊山谷太過故非其說者亦有之劉祈歸
潛志云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大好異云云猩
猩毛筆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
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一
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笑
舜典陟方乃死孔傳云方道也外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
之野而葬焉楊慎郝敬袁仁江聲趙翼諸儒共以陟方爲

陟行方岳粗同孔氏獨錢時蔡沈爲升遐之義孫按方南
方也詩云徃城于方當時有事于獫狁故直言方知爲朔
方舜都在冀州有事多是南方故直言方而知爲南方諸
說贖贖敢質于識者再按明周洪謨辨疑錄云按韻會陟
隲通定也方壙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
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故垂歿之
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怪異之極

大雅卷阿云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朱傳云翩翩
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此說恐非止亦集也小雅正月云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已曰集又曰止是重複言之詩辭徃

往有之魏風十畝之間云行與子逝曰行曰逝是亦重複而言耳朱傳以行爲將之義誤按碩鼠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向秀思舊賦序云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逝適逝邁皆重複用之又可例

余童年時市中鳶多飛翔攫童奴輩所提挈魚物油腐人不敢怪頃歲斷不見有之鳶亦甚希鳶之掠物古來有之鐵圍山叢談云都下飛鳶至多而大內中爲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鳶動千百爲群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爲所掠故事遇燕設乃於隣殿置肉以賜鳶後稍稍得引去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毆鳥鳶則

鳶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鳶飛既衆是弓矢有不可毆者故賜鳶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竊謂儻非仁廟之至仁必繇祖宗之聖智矣觀之則有甚於本邦者也

顧亭林古俠士歌云曾作函關吏雞鳴出孟嘗只今猶未老來往少年場余讀之三歎絕倒云孟嘗君客縱有雞鳴之奇計苛刺之秦吏豈敢開關出客哉要之有俠士爲君如靈輒之爲趙簡子者爲之也雞鳴出孟嘗一語有多少意味大儒之詩可敬服如是

慎夏漫筆卷四 訖

西島長孫元齡著

弘化四丁未年十月

東都書肆

岡田屋嘉七梓

意和... 弘化四丁未年十月... 東都書肆... 岡田屋嘉七梓

書肆

京都三條通外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同 寺町通松原下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安土寺町北工入

加賀屋善藏

同 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本町通横山町二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